

# THE ART OF LETTING GO

## 黄方玲 科学家跑去捏陶土

黄方玲，新加坡人，地理博士，在美国宇航局NASA担任研究学者。她却敢放弃崇高学识和地位，选了陶艺来发扬光大。 TEXT 天马

PHOTOGRAPHY CHER HIM STYLING TOETY LIANG

“缘”这回事，很奇怪。

若不是访问黄方玲，我不知道新加坡有这么一位陶艺家。

见了面，才知道我们曾经同校两年，同时期在同一所初级学院念同样的理科组合。咱俩隔壁班，不同班，但常在同一个讲堂听课。也许我们曾经多次擦肩而过，但互不相识，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

当时，除了这理科组合的科目，我们也选修了艺术类科目：一个念美术，一个念音乐。

念音乐的只念了一年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艺术细胞，不念了，乖乖当个纯理科生。这纯理科生，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地理，成绩非常好，一路拼到美国的Rutgers University，在美国宇航局NASA担任研究学者（Research Fellow），取得博士学位。

说了这么多纯理科生的事，你应该猜到我是那个念美术的，而那个原本跟美术沾不上边的才是黄方玲了吧？

黄方玲博士，45岁，全职从事陶艺事业至今大约8年。

- 得过新罕布夏艺术学院颁发的2006年陶艺双年展首奖、第三届中国—亚细安年轻创意竞赛优异奖等。

- 陶艺界权威杂志《陶艺月刊》，2006年评选她为24名新锐艺术家之一。她的作品，曾经在美国、中国、澳洲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展出。

- 黄方玲个人网站 [www.ceramicus.com](http://www.ceramicus.com)



### 敢敢拒绝陶艺

我要说的“缘”，当然不是我跟她的同窗（讲堂）之缘，而是她跟艺术的“缘”——是艺术找上了她。

方玲说，她以往从没喜欢过美术，中学美术课那些无聊的自然写生、画画什么的，她得过且过，成绩单上能够得个C，已经心满意足。

接触陶艺以前，她对画作、陶艺作品等完全不感兴趣。美术馆或博物馆，也不曾有她的踪迹。可今天，在日本信乐（Shigaraki）、中国富乐和广西的美术馆或博物馆，你可以找到她的作品。两年后即将翻新竣工、重新启用的新加坡美术馆，也将会有她的作品。

那年，她住在纽约，在NASA的一个部门与卫星图为伍，准备她的博士论文，并定期领一笔生活津贴。她说自己非常辛勤工作，也乐在其中。

有一天，一个很好的男性好友（不是男朋友），觉得她生活里不能只有工作、工作，必须有其他的业余活动，要她一起学习陶艺。方玲很抗拒，跟朋友这样说：“我是一个自我要求过高的新加坡人，我可没有时间花在这等不务正业闲事上。”

但朋友替她报了名，钱也付了，她只好跟去了。去之前，她压根儿不知道陶艺是什么玩意儿。

才上第一堂课，她就有了新发现。

### 敢敢放手

“一接触到陶土，我犹如从一个黑白世界，走入了色彩世界；我的头脑有如从沉睡中醒了过来。我无法形容那个当下，它到底是什么，只能说我突然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体验生活。”

从此，在研究工作和负责博士生教学任务之余，方玲努力学习陶艺技术，参与更多陶艺班。她把越来越多时间花在陶艺上。她在工作室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在研究室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
接触陶艺后一年至两年的光景，她参加了美国陶艺家Mark Shapiro的一个五天学习坊。Mark Shapiro事后告诉她：方玲，让别人去搞地理学，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。”

她对陶艺的爱越来越浓，为此，还把博士课程搁了一段时间，全心投入陶艺学习中。2005年，方玲终究完成了一般人认为应该做的事——取得博士学位。

但是，她也在一夜之间“背离地理科学”。

“接到大学通知我获得学位后，我马上把家里所有的学术期刊扔了，因为我需要更多空间来容纳陶艺的东西。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全职陶艺工作者。

我给自己5年，如果没有交出什么成绩，表示这条路不是我应该走的，那么我将走回老路。到时，我所有的学术刊物，将因为科技的

进步而过时，所以我把它们都扔了。”

这勇敢巨变背后的强大推动力，是她对陶艺的热忱。

“我一睡醒，就想着我的陶艺，想要马上到工作室去继续我的陶艺学习和创作。我每天想着陶艺入眠，醒来心里即刻浮现的又是陶艺。

当然，我也非常热爱我的研究工作，做得也不错，但我不会一觉醒来，就想到：噢，我要马上投入研究工作，开动更多电脑进行数据分析……”

### 敢敢傲慢

方玲的艺术风格偏向于简约。她不在陶艺作品多加表面装饰，她喜欢作品本身的形体美，一般都是简单的线条、轮廓。

“我觉得我的作品，体现出我在新加坡长大的影响，就是东、西混合，多元文化融合与多样性。例如，我塑造的茶壶，有时看来菱角分明，但有时却显得柔和饱满；有些成角，但我不要它看来是机器制造或显得工业化，所以我总会做出一些平衡，有弧线，也有直硬的边缘。

我做出的东西，很少只是一味地‘硬硬硬’，没有‘柔’。没有正面，哪有反面？没有‘光’，如何表现出‘暗’？所以我的作品，一般都具有正反两面特征，这是我刻意的选择。”

看过多篇对方玲的访问报道，她说自己“傲慢，难以取悦”（arrogant and difficult）。但，我并没有在她的言语中发现一丝这样的感觉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傲慢，是一种“横眉冷对”的傲气；难以取悦，是她对自己的作品吹毛求疵，自我要求很高。

傲慢，因为她并非科班出身，却中途出家，转攻陶艺。她说：“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偏偏就走上了这条路。你需要一些傲然不屈的气质，来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也许我的傲慢，来自于我必须证明给自己看：我能够做到。”

我想，这“傲慢”背后，是更多的谦卑之心。

“我要求自己的作品里外一致。外表美丽，内里丑陋，不是我所能够接受的，因为我会觉得自己虚伪，是个骗子。虽然没有人会看到，但我必须过自己那关。

所以，如果你把我的作品（如花瓶）打破打烂，你会发现到里边（花瓶内壁），是跟外边相呼应的。看吧，我是不是难以取悦？”

### 敢敢不完美

这样的“难以取悦”，对于爱艺术、收藏她作品的人来说，很值得高兴。不是吗？

不过，在某些方面，她倒是“放下”了一些。例如，她一些以建筑形体和“家”为主题的作品，不再强求完美。因为人生本就不完

美，她要在“不完美中呈现出完美”。这样的理念，跟她一次的缅甸之旅有关。

在缅甸的万塔之城，方玲看到了几世纪以前遗留下来的佛塔，很多已经残破不堪。触动方玲心弦的是，人们是以死去的人为名，为故人建塔，完成善果，帮助他们过渡到极乐世界。

“我听到这样的解释，深受感动。不管是事实或传说，这做法基本上出自爱，主要为死去的人而建，不是为活着的自己建佛塔积攒福报，那是包含了多么多的爱啊！”

尽管凋残败旧，承载的爱却是永恒不朽。有感于这永存的美，方玲丢下了一些执着。

“从那时起，我的作品有了改变。我的屋子不必完美，你会看到隆起物，我也刻意留下手指印。因为，我对‘完美’有了另一种体验和认知。

完美，其实深藏于不完美处。当一些东西呈现出它不完美的一面，反而会拉近你跟它的距离；因为完美的东西，让你觉得不可被触及。陶艺形体上实在的流动线条中，自有它的美。如果不是因为在缅甸有这样的体悟，是不可能做出如此改变的。”

### 敢敢做自己

打从一开始，方玲就以纽约为陶艺事业的基地。她没打算什么时候搬回来新加坡长住，因为纽约有她作为艺术家所需的成长土壤和养分。不过，新加坡有她的家人（她目前单身），她每年都会回来。

访谈中，她不时强调自己非常感激新加坡，给了她很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质教育。

别忘了，她是国大本科毕业后才赴美。

她里里外外是新加坡人，虽然作品本身并没有“大声呼叫我是新加坡”的明显特色，却绝对是“新加坡陶艺”。

我很高兴认识这么一位特出的同学。

我羡慕她，能够在登上人生的一个高峰之后，让艺术找上她而破格大转弯，享受她意外发现的天赋所给予的快乐。

她说：“每天醒来，我都感觉自己是多么地幸福，心存感恩地投入陶艺中，我几乎不能相信我能够日复一日地做我爱做的事。”

也许是她艺术家的敏感，又或许是我跟她多她碰到的新加坡人一样，让她看到了我心存的那么一点怀疑，还没有问，她自己美其名曰“尽责记者应该问的问题”，自动地回答了我心里的困惑：

“经常人家会这样问：如果你有一份真正的工作，你的收入应该有多少？哈哈哈！我觉得这有点无礼，令人不快，因为艺术就是我真正的工作，所以我很难说我应该挣多少钱。但我很肯定的是，如果不做我现在所做的，我所失去的机会成本，会是更高的。”

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，新加坡更缺更需要的，是这样一个艺术家！